

228800

永樂大典

卷六四一
善字

卷六四二
善字



百六九

原
书
缺
页

母具以其事對遂告於官官乃擒郡虞候繫獄
之而給其物乃令歸渭南

宋宣城水陽村陸陽字義若以醫稱建炎中編脩朱莘老避亂携家南下
其妻病心躁呼陸治之妻為言吾平生氣血劣弱不可以服涼劑今雖病
心躁而不作渴蓋因避寇驚憂傷飢所致切不可投我以涼藥編脩嗜酒
得渴疾每主藥必以涼為上不與渠議我有珍珠可為藥直故丁寧相
語陸診脉得傷寒陽證煮小柴胡湯與之服婦人曰香氣頗榮胡君宜審
之我服此則立死陸曰非也可寧心飲之婦人甲言甚切陸竟不覺緩下
咽吐瀉交作婦人遂委頓呼云陸助教與汝地獄下理會語罷而絕後數
年凍水李氏子病瘵居陸療之陸至用藥數日未效出從倡家飲酒而索
錢并酒銀於李氏甚急李氏之兄怒叱不與及歸已黃昏索醉下藥數十
粒病者云藥在腸間無如火又云到腹中亦如火又云到臍下亦如火須
史大叫痛不可忍自牀顛墜地至夜半陸急投附子丹砂皆不能納潛
引舟遁去未旦李死至紹興九年陸恭得病日夜呼曰來宜人李六郎休
打我便去也竟旬日而死

宋畢汝楫徽州歙縣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監登聞鼓院應官至監察御史

史附秦檜躡月遷殿中侍御史希檜意與中丞何鑄文章論岳飛有異志
竟誣殺之檜居父喪恩暴死其子願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
廟一日自念曰吾政治善姑往祠之甫再升遷卒于前其從者咸見岳飛
擊之故至於死

宋趙廷臣故渝州洞戎許納諸酋降朝廷乃蓋爵而赦之揚言其叛掩為
已功而取其財廷臣遂被顯擢一夕夢所故諸酋謂曰我當為爾子以報
爾未幾廷臣生于諡年未三十及第為國子博士恩以狂逆伏法廷臣生
是與其妻女皆分配嶺外而死家財盡入官其亦應如此

源沮渠蒙遜時有沙門曇摩識欲入魏數自請行蒙遜赫然大怒遂
涼王且求曇摩識蒙遜不與曇摩識欲入魏數自請行蒙遜赫然大怒遂
殺之既而左右見曇摩識當晝以劍擊蒙遜遂得疾死

唐蜀郡法曹余罕曾惟恩當章仇兼瓊之時為西山運糧使甚見委任惟
恩白事於兼瓊與語畢令還運惟恩妻生男有疾因以情告兼瓊請留數
日兼瓊大然叱之令出集衆斬之其妻聞之乘車勞二子來與之訣惟恩
已解髮束縛兼瓊出臨斬之惟恩二子叩頭食土求抱馬足馬為不行兼
瓊為之泣下云業已斬矣郡有禪僧道行至高兼瓊每師之禪僧乃見兼

復曰曹法曹命且盡請不須殺無境乃赦惟恩明日使惟恩行瀘府長史
事賜緋魚袋專知西山轉運事仍許與其妻偕行惟恩至瀘州因疾夢一
僧告之曰曹惟恩一生中心殺人甚多無分毫善事今冤家債主將至
為之奈何惟恩哀祈甚至僧曰汝能度兩子為僧家中錢物衣服盡用施
寺仍令家素食堂前設道場請名僧晝夜誦經禮懺可延百日之命如不
能即當死矣惟恩曰諸事易耳然若不食若之何僧曰取羊肝水浸加以
餅醬食之即能活矣既覺具告其妻妻負之即以兩子為僧又如言置道
場轉經且食羊肝遂能活如是月餘一日晨坐忽見其亡母與其亡姊偕
來視之惟恩大驚起走迎膝有一鬼于手執絳幡前引墮白西階板絳幡
其亡姊不言但於幡下舞儼儼不輟其母泣下曰吾兒平生不知罪殺人
無數今冤家欲來吾不忍見溺定苦辛故來視爾惟恩命饌祭母母食之
其姊舞不已竟不交一言母食畢與姊皆去惟恩疾轉甚於是羊肝亦不
食常卧道場中覺有二青衣童子一坐其頭一坐其足惟恩問之童子不
與語而貌甚閑暇口有四牙出於脣外明日食時惟恩見所殺人或被頭
潰腸斷截手足或斬首流血盛怒而來訴惟恩曰逆罪與我同事急乃殺
我以滅口我今訴於帝故來取汝欲使階而二童子推之不得進但傍罵

日中乃去惟恩知不免其言其事如此每日常來皆為童子所推不得至
惟恩所月餘忽失二童子惟恩大懼與妻子訣別於是死者大至衆見惟
恩如被戕狀墮林下遂卒初惟恩為澤州州判司時養賊徒數十人使
所在為盜及事發則殺之以滅口前後殺百餘人故禍及也

唐盧祥敏居離氏縣即故太傅文貞公崔祐甫之妻姪時祐甫初拜相有
書與盧生令應明經舉生遂自離氏赴京行李蕭然有囊兩頭載書冊一
奴纔十餘歲初發縣有一紫衣人臂小幘與生同行云送書狀至城辭氣
甚謹生以童僕小甚利其伴侶扶掖鞭乘每到店必分以茶酒紫衣者亦
甚知愧至鄂嶺早發十餘里天曉明紫衣人與奴驅驢在後忽聞奴呼聲
云被紫衣人擊生曰若奴有過但言必為科決何得便自擊也言訖見紫
衣人懷中袖刀判奴河腹流血生乃驚走初尚乘驢行數十步已見紫
衣人在後遂棄驢并靴馳數十步紫衣遂及以刀判倒與奴同死於嶺上
時離氏尉鄭楚伯與生中外兄弟晨起於廳事坐久忽困睡夢生被焚血
汚面目謂曰某已被賊殺矣然此賊今未可得乃牽白牛一頭來跛左脚
曰兄但記此牛明年八月一日平明賊從河中府與同黨買牛來於此遇入
西郭門最後驅此者即賊也鄭君驚覺遂言於同僚至明日果有府牒至

令捕賊河南尹於主書帙中得崔相手札捕賊益急而蹤跡不能得至明年七月末鄭君與縣宰計議至其日五更替伏弓矢於西郭門外鄭君自領徒往伏於路側至曉果有人驅牛自西來度白牛跛脚行遲一人驅之其牛乃鄭君夢中所見者遂擒之并得其黨六七八人驅跛牛者即殺盧生賊也問之悉伏云此即君於某有恩早見其囊中書謂見校騎遂劫殺之及聞視乃非也唯得胡兩段耳自是以來常彷彿見此即君在側如未露尚欲歸死今就執豈敢隱乎因具陳本末與其徒皆戮於市五代時孟蜀工部侍郎劉義度判雲安日租暴簡畧於刑獄尤不留意枉濫殺人人多怨之一夕押衙輩攜夢與友人胡鍼同至一官署見卒數人押劉入廳前身被紐械人有五人與劉對辨喋喋往復劉有屈服之詞久而方退於行廊下見進飲食者皆是鮮血因問傍人答曰劉公枉殺此人也故被訴冤追逮至此人問可得免乎荅曰彼枉殺人理當相報何可免也及寤索見鍼言之鍼夢亦同因大駭異秘之不敢泄時劉尚無恙然亦昏憤異常日人盡怪訝未幾果暴死

唐坊州宋參軍少持金剛經及之官惟於司士宅住此宅舊有鬼怪宋知之每夕誦經一夕忽見婦人立於戶外宋問爾非鬼耶曰然天問幽明理

發當不宜見。得罪有枉屈之事乎。婦人便悲泣曰。然身是前司士妻。司士奉使。其弟見逼。拒而不從。因此被殺。以纏裹屍。投於堂西北澗。洞中不勝穢濁。人來多欲陳訴。俗人怯懦。見即心懼。所以幽憤不達。凶惡驟聞執事。以待念為功。當大成含識。顧垂哀憫。宋云。初官位卑。不能獨救。明日當白府君。其鬼乃去。又明具白其事。於是掘地。及澗。不獲其屍。其夕婦人又至。問何以不獲。答云。西北只狹一尺。明當求之。以終惠也。依其言。果獲之。殮內。但餘骨存。再為洗濯。移於別所。是夜鬼又來拜謝。歡喜謂曰。惠過。雖以上蒼。雖在冥時。亦有所通。君有二子。大者難養。小者能繼。且有榮位。兼言宋後數收官祿。又云。無以報使君。宋見府君。且叙所論。府君令問已更何官。至夕婦人又至。因傳使君意。答云。一月改官。然不稱意。當遷桂州別駕。事皆有驗。初宋問身死被殺。何以不報。答曰。此人今為宣城令。不仁不義之事。已訴於天。更三年當受重刑。死入地獄。受諸楚毒。永劫為畜生。宋復四年過宣城。問其前令。果以去平得罪被戮。唐裴炎。拜侍中。時裴行儉破突厥有功。炎沮之。乃斬降虜代念等五十人。後炎親見伏念等。來曰。爾殺我。我今假手於人。以報爾不義。為徐敬業所斬。

宋華父習見孔父之妻于路目迷而迷之曰美而黠遂殺孔父而取其妻
唐武公案有妾曰非煙纖麗容冶隣人趙蒙從牆窺見而悅之乃求公業
直宿遂越牆而通焉公業覺之獲非煙至死二子之惡甚矣不旋踵聞華
父受禍趙蒙生是逃于江浙間常見非煙隨之亦正

唐洪州司馬王簡易者嘗暴得疾腹中生物如塊隨氣上下攻擊臟腑伏
枕逾月一夕其物逆上觸心遂死數刻方寤謂所親曰初死見鬼使自攝
丁野手執符牒云奉城隍命來追葬即隨去行十餘里始到城隍廟聞有
人云王君在世願聞隋行未合身亡何遽至此及見城隍告曰某未合死
且乞放歸城隍命左右檢簿畢曰猶有五年且放去遂活至五更腹內物
又上觸心死而復活云通到冥司被小奴所訟辭氣不可辭其妻問奴何
人也簡易曰某舊所使重僕年在妙齡偶因約束遂至覺今腹中物塊乃
小奴為祟也適見前任吉州牧鍾初荷大鐵枷着青布衫手足械繫冥司
勅其非禮族人等甚急妻遂詰云小奴庸下何敢如此簡易曰世間即有
貴賤冥司實無貴賤妻又問陰間何罪至重簡易曰殺人為重切宜戒慎
言訖而卒

唐王鐸為滑州節度使尋罷鎮以河北安靜且於楊全玖有舊乃避地浮

陽與其幕客階行皆中朝士子及過魏樂房楨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侈從客侍婢有輩下打平之故態房楨有子從訓素無賴愛其車馬姬妾謀於其父之客客有李山甫以咸通中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勸從訓圖之伺鐸至甘陵遣壯騎數百盡掠其囊裝姬妾而還賓客皆遇害奏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殺却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凶誕如此後軍龍房楨父子見鐸等衆馬出入軍中迷惑不知所為遂為亂軍所殺

宋江南上元縣一民暴死三日復甦云至一殿庭忽見唐先主桀繫甚嚴密民驚問曰主何至此曰吾為宋齊丘所誤殺和州降者千餘人生是冤訴故因此兩既得還可語嗣君凡寺觀鳴鐘當延之吾受苦唯聞鐘則暫息或能為作一鐘尤善吾在位嘗與于闐國交聘彼遣吾一玉天王豫吾嘗置於磐後藏於瓦棺寺佛左膝人無知者爾以此事為驗民既還家具白其事主親詣瓦棺剎佛膝得之感泣遂造一鐘於清涼寺以王像建塔藏于鍾山

宋元嘉中有李龍等夜行劫掠時丹陽陶繼之為林陵令捕獲龍等詰問之詞連大樂使蓋初發之夜此伎與同伴就人作樂陶不詳審為作欺利隨例申上而所宿主人及賓客並相明證陶知狂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

自為通塞并諸切十八斬之於郡門外此後辭楚多藝有聲譽將死之際
曰我雖賤隸未嘗為盜陶令枉見殺害若無鬼則已有鬼必當陳訴因揮
琵琶數曲而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灝泣絳月餘陶夢後至案前曰昔枉
見殺實所不分訴天得理故來取公便躍入陶口落腹中陶即驚寤忽倒
起若風癩伏良久蘇醒有時復發發即大橋頭反背背四日而亡

晉河間張羸經曠二人相善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遊鍾嶺生飲山榭
羸酒酣失性斬曠曠是夜託夢於母自陳為羸所殺後屍湖中脫裳覆腹
尋覓之時必難得當合裳飛起以示處也明日采之果如所夢於是告官
追捕羸知事露將謀叛還始出門見曠執雙刀來刺其面不得去遂逮繫
伏誅

晉山陰縣令石密嘗為御史詎奏殺司寇縣令萬默默臨刑曰我無罪而
子枉殺我幽冥之中我將圖報也言訖就死一日密忽見默持刀來令左
石急衛已捍避之際倉卒而死
涼西城校尉張頤素與趙倫不相能詎構殺之倫臨死曰我為鬼而有知
不捨爾也後頤夜見白狗以紉所之不中頤急歸仆不能起左右見倫在
傍頤遂絕

昔立法存者本胡人，生長廣州，善醫術。家鉅富有八尺，貌貌作百種形像，光彩耀目。又有沉香八尺，牀居常芬馥。王譚為廣州刺史，長子劬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時王譚貪堂無道，遂誣法存，豪縱不法，故之而取其財。法存死後，嘗見形府舍，擊閤下鼓，似若稱冤。如此，經月，譚得病，恒見法存，在左右，遂死。劬之還至揚都，亦亡。

唐周仁軌，京兆萬年人。孝和皇后，韋氏母，黨累遷金吾大將軍，并州長史。殘酷好殺。一日，忽於堂階下見一人，臂血流如新斷者。仁軌令人送去，州南二十餘里外，數日復使人視之，尚在。時盛暑而肉不變，人咸怪之。其月孝和崩，仁軌以韋氏黨伏誅，介士抽刀所之。仁軌舉臂承刃，臂漸墮地，與此見者無異。人馳騎往，前安臂覆視之，一無所見。

宋寇萊公，買一妾，名簫，執公遷雷州。妾泣曰：「妾前世師事仙人，為俠嘗有違官為侍兒所鵠，妾往幾之，失於群雷娘已數月，一幾而殺二人。此妾所以受譴，今復輪迴至此也。」

宋建康遊奕軍將李進，健勇有力，為隊長。年纔三十，染時氣，得熱疾，主將命醫張文實療之。張素不精，此伎徒欲指軍中聲勢，用藥有誤，遂至死。一日，李忽附切女曰：「張文實用藥殺我，我今還魂，其妻奔告統制，統制遣。」

一校率匠發塚破棺屍已朽穢自是張日夕見李在側不兩月而死
宋張趙素與崔顯不和元嘉中顯為人所殺成疑是趙趙後除金鄉令解
職還家入山伐材崔兄子銅烏持弓矢將酒飯就山覬之斟酌已畢銅烏
曰明府昔害我并無緣向戴天日即引弓射之趙死銅烏其夜見趙云我
實不殺爾并橫見殘害今已上訴故來相報引刀刺之吐血而死

晉庾宏為竟陵王府佐家在江陵宏令奴無患戴米銅案遭劫被殺屍流
泊查口村時岸傍有文欣者母病醫云得腦髓屑服之即差欣方索之隣
婦楊氏見無患屍因斷頭與之欣曉去皮肉三日夜不焦眼目張甚欣雖
異之猶惜不棄因刮耳頰骨與母服之骨屑停在喉中經三日而卒尋而
楊氏得疾通身洪腫形如牛馬恍惚見無患頭來觸之楊氏以語兒臨終
尤甚夫死者尚不可害之況生者乎

宋劉毅為撫軍將軍荊州刺史到州即收牧牛寺主謂其匿桓玄家兒為
沙彌并四道人皆殺之夜夢此僧來云君狂見殺已訴於天今不得久矣
因遂得疾不食日摘羸瘦初殺發陽都時多有爭競侵凌宰輔宋高祖因
遣征之毅敗軍騎夜投牧牛寺僧曰撫軍昔救吾師河宜來此亡師嘗有
靈語云天帝當收撫軍於寺殺之毅便嘆息出寺後岡上就大樹縊而死

北齊崔陽太守張善奇酷貪饕惡聲流布蘭臺遺御史魏輝萬就郡治之
賊贖狼藉罪應死善於獄中使人翻証輝萬受納民財枉見推縛文宣帝
大怒命尚書左丞盧斐勘之斐希旨成其罪奏報於州市斬之輝萬遺語
令史曰我之情理爾所具知今日之事可復如何辯紙百番筆兩管墨一
鉞以隨我若有靈必當報之令史如其言曠年畢後十五日張善得病唯
叩頭云魏公寬我不旬日而死燒及兩月盧斐坐譴駁魏史文帝杖救之
左右或見輝萬梓之而去

北齊直子融嘗為井陘關檢租使以贓污被劾齊主欲窮治乃付并州參
軍崔法瑗與中書舍人蔡輝共勘之子融罪在赦前法瑗抑為赦後哀訴
不得免乃曰若不得報是無天道後十五日法瑗夜夢子融來迫之遂無
病而死經一年蔡輝卧病膚肉爛落都盡後百許日始亡

五代梁與唐相持河上。有偏將侯溫甚驍勇質疎為率專制忌刻以事害
之其後瘰癧疾左右時聞其呼侯元頗有所濟之詞深自慰責有侍者是
一丈夫自辟間出曳壞於地侍者驚呼左右皆至公已死矣

梁孟少卿為南津校尉時有曲阿人姓弘者客湖州數年營得一槓可長
千步林木壯麗遷至南津之次少卿利其所有証以他罪真子重法沒入

之弘氏臨刑之日謂其妻子曰可以黃紙筆墨置棺中死而有知必當陳訴人書少卿姓名數十卷之先後驗月少卿方坐忽見弘氏來初猶避得後乃款扉但言乞恩遂歔血而死凡諸預此事者皆以次徂徙

蓋卿亦先使破虜發還誠初失王本意及蓋卿還以違誤得罪破虜恐懼不敢引愆但誑蓋卿云當自分雪無勞訴也數日之間遂斬於市蓋卿號呼無由自陳唯語家人以紙筆隨歔後破虜在槽上看斗忽見蓋卿持頭而來將一盞蒜齏與之破虜驚呼奔走不獲已服之因此得疾未幾而卒梁杜蒧任荊州刺史性甚暴忌新納一妾言貌無美寵愛特深要得其父書有所求倚蒧讀之蒧自外還而妾自以新來妒以間蒧因爵忘之蒧謂是情人所寄遂命剖腹取書妾氣未絕而書已出蒧看訖嘆曰吾不自意忽忽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是夜見妾訴冤蒧旬日遂死

梁廬陵王蕭續為荊州刺史時有武寧太守張延康甚便乃馬得代將還王欲留之延康貪進不肯留王遂尋其為郡時罪繫獄發使奏之意望朝廷要之行決梁主素識延康且疑不實乃勅送都王既懷恨又懼延康甲當得罪先使歌平船之曰聞王欲殺君何不拔身還都自理若能去當為

方便庭康然之遂夜逃王遣遊軍設伏刺庭康於城下乃表云庭康叛獄格戰而死又有枝江縣令吳集將還揚州王留之不可遂使人於道擊殺之華家數十口並沉溺後四年王得病日夜嘗見張吳二人王但曰寬我寬我少時而寬

唐牛肅之舅為晉陽縣尉有人殺其妻吳將死言曰吾無罪為爾所殺吾死當為毒蛇猛獸以報爾後數年該妻者夜半起至母寢門外呼其母曰適夢為虎所齧至死覺而心悸甚驚恐故啓之母曰人言夢死者反生夢想顛倒故也適何憂然爾夜來未取牛可亟飯之其人出閤中見物似牛之狀前執之乃虎也遂為所噬而死人皆以為亡妻之報

昔廬陵有法曹吏忘其姓名嘗初一僧西致其死其獄上州是日其妻女在家方相縫忽見二牛手執文書自厨中出厲聲謂其妻曰語爾夫無枉殺僧遂出門去妻女皆驚愕流汗出視其門扃閉如故吏歸具言之吏甚恐明日將竊取其妻已無及矣竟殺其僧死之日即遇諸塗百方穰謝不可旬月竟死

唐太傅邠國公杜悰節制江陵時黔南廬使秦匡謀以蠻寇大舉力寡不敵奔歸求援既謁見悰怒其不起庭使吏讓之曰爾鳳翔一民也悰兩為

鳳翔節度使。今靡認桑梓耶。臣謀報曰。其雖家世岐下。然少離鄉土。及大傳離節時。已念分符實不曾超走台階。此時况在荆南。若論桑梓。怨非傷也。際恐命繫之發。函與韋相保。衡云。臣謀權乘城池。不能死。王事請誅之。韋以際國之元臣。無素有恩。遂奏請依例。處置初既降。際乃親臨斬之。臣謀將就戮。謂其子曰。今日之死。實為冤枉。無狀。奈伸訴已不及。但多曉。然。畢當於泉下理之。爾及臨刑。觀者雲集。揮刃之際。際大驚。驟得疾。遂昇而返。紙有旋風。暴起。飛塵埃直入府署。乃散。是夜獄吏發狂。自呼姓名。叱責曰。吾已患若錢帛。非少矣。道隱吾受用諸物。遂自撲而殞。際數見臣謀未追之。踰月。遂死。將歸葬洛陽。為東身。輿函而即路。主吏覺函短。將缺之。之。雖於改易。遂厚賂陰陽者。給牒代諸子曰。太傅薨時。甚凶。就木之際。若臨近。必有大禍。諸子信然。於是盡率家人。避於別室。及舉屍就殮。函果短。遂斷胸折項。而歟。為無有知者。及歸。長子無逞。亦死。其報之速如此。唐左僕射韋安石。女適太府主簿李訓。木婚時。有一妾成親之後。遂嫁之。已兩易主矣。韋女患傳花瘦。病怨妾厭禱之。白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推勘。德楚持甚。遂証服。前後決三百餘下。役之。并以死死之日。韋女見妾來。取命不出三日。遂亡。